

他甚至有一些庆幸，走了很久的道路，
曾经深藏永远不能说出的梦，悄悄宣泄在这些女人身上。
他被女性的爱包容，像忍不住的春天，一点不费力地展开。

他和她们若即若离，袈裟是他安全的距离。
越是他不属于她们，他笼罩在神秘的色彩下，
越是对她们发出巨大的诱惑力。

Wu Xiang Fa Shi

孔维勤
中短篇小说集

无相法师

孔维勤 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

Wu Xiang Fa Shi

孔维勤
中短篇小说集

无相法师

孔维勤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相法师 / 孔维勤 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-7-5060-6933-5

I. ①无… II. ①孔… III. 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43226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3-7014 号

无相法师

(WUXIANG FASHI)

作 者: 孔维勤

责任编辑: 查长莲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6000 册

开 本: 71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2.5

字 数: 13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6933-5

定 价: 28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12

目录

无相法师 / 1

他甚至有一些庆幸，走了很久的道路，曾经深藏永远不能说出的梦，悄悄地宣泄在这些女人身上，他感觉很轻松，不必顾到别人，他被女性的爱包容，像忍不住的春天，一点不费力地展开。

他和她们若即若离，袈裟是他安全的距离，他挥挥衣袖，越是他不属于她们，他笼罩在神秘的色彩下，越是对她们发出巨大的诱惑力。

金色火焰 / 27

她告诉佛祖，身体已经成为她修行的障碍，她必须舍身，出离地苦行，忘记身体的欢愉。她没有不舍，将行脚的苦行视为唯一的解脱，尤其，她犯了出家的色戒，她必须时刻忏悔赎罪，只有难行的苦，能让她解脱。

将死 / 135

有时他也厌恶这种生活，声色的空虚寂寞，他也想，何苦来哉！像希腊神话推石头上山又掉下来的男人，不停地推，不停地跌落。男人出了娘胎，只有十月母胎的安静，以后男人用各种理由说服自己爱女人，其实只是要进入女人体内发泄自己，一发泄了，石头掉了下来，空虚寂寞一次又一次地重复。偏偏男人的欲望不能靠幻想满足，幻想越厉害，嗜欲更深。

舞女 / 151

女人是角落的黑猫，总出其不意地伸出尖锐利爪，一下子撕裂男人的自尊和面具。他知道，女人是男人的撒旦，使男人的欲望被满足也被玩弄，在男人发泄的一瞬间，女人藏进了男人心底窃笑，男人便如一座美丽精制的建筑物，一刹那间崩塌。

邂逅 / 167

难道他爱上了女人，女人有了生命中的一席之地？亚男拒绝这种想法。风花雪月，逢场作戏，她只是自己不讨厌的女人，爱情是不可能的。男人的爱情永远不会有意外，爱情的游戏永远老套，和谎言一样不可靠，亚男告诉自己，爱情是个与意外绝缘的东西。

孽缘 / 179

“糟糕！”突然老王想起林春木交代的事，“办完事立刻上一号。”他竟然忘了，一路上，老王四处张望，找可以随地小解的地方，唉，男人哪，为了子子孙孙，老王也顾不得自尊，钻进一处矮墙角，像狗一样地站着。

婚姻外传 / 189

倒是伟生心里少了什么，他爱情的遐思，仿佛断了线的风筝，再也接不下去。中年男人的恋爱，一天可以有好几次，随时随地，但三秒钟就结束了。

无相法师

他甚至有一些庆幸，走了很久的道路，曾经深藏永远不能说出的梦，悄悄地宣泄在这些女人身上，他感觉很轻松，不必顾到别人，他被女性的爱包容，像忍不住的春天，一点不费力地展开。

他和她们若即若离，袈裟是他安全的距离，他挥挥衣袖，越是他不属于她们，他笼罩在神秘的色彩下，越是对她们发出巨大的诱惑力。

那不是乩童过火的本领，是在无量劫以来苦修的神通……
禅门第一件大事是“忘掉过去”，念念清静，
他们怀疑黑暗是否有过……

1 大股曾是乩童，真正的乩童。

现在他是无相法师。自从佛学院毕业，留学印度获得博士学位，他从皈依的师父手中，接下坐落在本棚深坑的白云寺，担任住持工作。他把佛学院的毕业证书和博士学位证书，还有许多他与诸山长老、达官要人的合照挂在墙上，信徒每次看了肃然起敬，争相走告，他们的师父有博士学位，在大学教书，许多政府要人都是师父徒弟，他还指导研究生写论文，一脸与有荣焉。

他短短几年内，在佛教界蹿了起来，成为人人敬重的大和尚，深受知识界的好评，他指导禅坐，教人念佛，开办佛学研究所，给台湾一向沉闷的佛教界，带来一股新生的力量，任谁都不知道，他有过乩童的出身。

乩童是他的秘密，除了他母亲，没有人知道。

他和一般训练的乩童不一样。国中那年陪母亲去庙里拜拜，突然他像触电一样身心不听使唤，手舞足蹈说了许多不清不白的話，庙祝说他是起乩，被三太子选作门生，真是难能可贵。

村里的信徒都相信，不经过坐禁修炼就有这种能力，是前辈子积下的阴德，一定是他母亲生他的时候，天天烧香拜佛，得到太子爷的保佑。

母亲听从神明指示，相信一切都是天意，她是认命的女人，

虽然看过乩童在醮会时弄得一身是血，她看得心惊肉跳，但是神明的意旨不能违背。

大股小学时最爱看乩童坐醮，他希望自己和他们一样刀枪不入。可是上了国中以来，老师都说拜拜是迷信，乩童是羊颠病，他慢慢地不相信神明附体的事，尤其在庙里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形。他害怕自己真当了乩童，一辈子都跑不掉，还会被同学耻笑。

对乩童他的心情很矛盾，小时候迎神赛会，乩童的表演是最高潮，他们什么都不怕，坐钉椅，困钉床，过刀桥，抬轿过火，喝滚烫的油水，用刺球破肩，拿鲨鱼剑砍背，他们赤膊上身，穿着肚兜白裙，神志恍惚的勇敢架势，手笔剑诀，脚踏八卦，天地塌下来也能对抗，一身是血，只要用米酒向伤口一喷，第二天照样没事工作，他小心灵羡慕得什么似的。

偶尔他参加宋江阵当名小兵，或踩着八家将的步伐，看见所有村民虔诚膜拜他们，他便学着表现一副出神不觉疼痛的样子。

可是，小时生病，母亲带他到庙里给乩童收惊，乩童一脸恶煞地扭曲肌肉，喃喃呓语地在他身上东拍西拍，抽搐地在纸上画符，替他驱邪捉妖，等出定之后，两眼呆滞，一副大病初愈的神态，前后判若两人。他被惊吓得更厉害，被母亲逼迫地喝下苦苦的香灰。

他想要天不怕地不怕，可是他怕一辈子做乩童，一辈子被神明牵着跑。

母亲哭着哀求他。自从父亲过世后，神明是她唯一的希望。她担心庙里的事，从小让大股认太子爷为义父，借着太子爷的勇敢，保佑她唯一的儿子。现在，在那么多人当中，他独独选中大股作为门生，庙祝说这是天大的荣誉，一般人没有慧根，太子爷看不上眼，加上她每年诚心拜拜，修庙捐钱不落人后，感动神明才有这种福报，她一定要不辱神明的器重。

母亲的眼泪没有感动大股，冒着母亲不能把儿子奉献给神明，被太子爷降罪的危险，大股决定乘着母亲熟睡时离家出走，投奔隔村的

舅舅，先避一段风头，等舅舅劝说母亲答应他不做乩童才回家。

他摸黑地来到舅舅家，哭泣的说明原委，舅舅倒是开通，决定帮他向母亲疏通，他才安心住了下来。

可是当天夜里，睡到一半，他突然全身颤抖，口中喃喃呓语，口吐白沫，眼睛翻白，双手挥舞令剑一股，神志恍惚地奔向神龛，一再五体投地，拜个不停。大股的举动吓坏了舅舅家人，等大股退神后，在舅舅口中知道自己又起乩了，他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，在神明面前，他无处可躲。

大股开始了乩童生涯，每逢庙会做醮，他和其他乩童一起作法事，先前还特别在庙祝安排下，闭关修了半年，出关之后，他成了最年轻的乩童，每次神灵附体，驱邪捉妖，他神勇地奋不顾身，老乩童有时叫他不要太逞强，可是他恍惚觉得，神明一附体，他头脑就特别清楚，他心里出人头地的欲望特别强，一般乩童不能做的高难度动作，他都收放自如。小小年纪，他已望重乡里，乩童的收入，改善了家里的生活，他血淋淋的身体，为他赢得乡民的尊敬，说起乩童大股，人人都翘起大拇指，引以为傲。

除了庙会祭典驱邪过火外，他也帮村民收惊、捉妖、牵魂。有时他自己都惊异宇宙有种奇妙的力量，超自然地降临在他身上。第一次作灵媒，在漆黑带阴森的气氛中，体内有种奇怪的变化，他像要呕吐的时候发出声，他害怕地试图抗拒，却突然感到头脑一片昏眩，整个人失去了对神经的控制力，开始摇晃颤抖，说话的声音都变了，他的灵魂像坐在云端一样，看见另一个自己，正演出一幕灵魂出窍的游戏。

大股国中毕业没有继续升学，他的奇异神迹，使他像“发炉了”一样的神气，求救求助的信徒多如过江之鲫，他燃冥纸、拈戒尺、念咒文、破解疑难杂症，越发惊喜自己的权威，久而久之学会穿凿附会的一套，什么飞符演诀，斋醮祈禳、五行阴阳、占卜星兆，都大肆吹嘘，说得愚夫愚妇闻名起敬。

2 直到有一回他路过一间佛教的寺庙，适逢晚课，他听到佛堂传来木鱼的声音，一群和尚低着头，透着安详平静，他忍不住走进斑驳的山门，看见佛殿前面写着“大雄宝殿”四个大字，里面供奉一尊大佛，面带微笑地听和尚诵唱，大股情不自禁被大佛吸引，感到自己局促的心灵很卑屈，很鲁莽，他生起法相庄严的敬畏心。

寺庙在夕阳照耀下，秘密的改变它的颜色，一圈一圈亮起的烛光在流动的空虚上温暖起来，大股突然悲从中来，眼泪顺着双颊一直流下，痴呆地坐在佛堂前的石阶上。

不知不觉寺庙的晚课结束，寺的住持圣空法师领众出了佛殿，他发现台阶入口的大股默默流泪，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他轻声地说一句“阿弥陀佛”，惊醒了兀自一旁的大股，大股急忙起身，叫一声“师父”，他看和尚穿一袭镶黑色宽边的灰袈裟，站在朱红的殿门前，正慈祥地望着他，忙不急地拿袖擦眼泪，一边羞惭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路过进来看看。”圣空法师说：“既然有缘，到佛殿拜拜佛吧！”大股默默地跟着和尚进入佛殿，抬头看微笑的大佛，眼前有一片光，从佛相的全身散发出来，瞬间他五体投地地下拜，迷惘地感觉像燃香的烟雾，他的心是流水中的月亮，他一直哭一直哭，泪水把月亮托了出来，照得山寺一片光明。

轻轻地雾散了，大股决心跟和尚出家，他道别了母亲，径自跨进了寺堂，一袭袈裟，一双衲鞋，一刀剃去父母生育他的头发，圣空师父给他取了“无相”的法号。

大股在落发后，完全抛弃乱的历史，除了圣空师父没有别人知道，“多造善业，体会众生，出家人共跪在一张蒲团上”，大股

默默跟师父念佛习禅，听师父开示，一声佛号，一个脚步，一阵心酸，一时欢喜，在修行路上，圣空法师牵引着他，他知道大股有缘也有慧根，他也教大股写字，写南无阿弥陀佛，写金刚经和心经，除了指正他写字的缺点外，经文从不解释。

大股念佛坐禅写经，松月茶香，偶尔会意，行住坐卧都有圣空住持的指点，他整个人跳入佛法世界，直接得像包心菜，一片一片地包，一颗心一点一点地净，常常忘掉自己。

大股出家三年，每天早课，他唱“炉香乍热，法界蒙熏”，心里就觉得一天又是新的。他在师父安排下，去临济寺受戒，受戒前有一净房，先把亲债主无量的恩仇都要还完，正式烧上戒疤，学了佛门威仪，一路念阿弥陀佛通过戒关。他穿一身新的海青，顶着头顶的戒疤回到山寺，一个人像脱胎换骨似的，“诸佛现金身”，他燃戒疤时心中念佛，西瓜皮的凉比不上他心头的凉，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像初始的黑疤掉了，露出白白圆圆的戒疤，他摸摸光头，再也想不起乩童的时代。

大股在圣空师父的鼓励下，决定到佛学院继续深造，充实佛法知识。“多闻第一”，大股知道他国中毕业的学历很难出人头地，除了早课的唱诵经文外，佛教的道理、佛像的历史他都不知道，他每天拜佛念佛号，虽然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，可是他的确有些知识的疑惑，连他从乩童以来的特殊能力，也一直使他好奇，他顺着师父的心意上了佛学院，一读就是四年。

四年来也有了知识的骄傲，偶尔写有关佛法的文章发表，他惊人的悟性，理智分析的头脑，加上雄辩的口才，使他成为佛学院的高材生。读齐代僧佑的《释迦谱》时，他知道教主悟道的经过：他先在山里树下苦行，日食一麻一粟，身体消瘦，有如枯木，六年不得解脱；后来他接受牧牛女奉献的牛乳，在尼连禅河沐浴，在菩提树下发愿，若不能悟道，终生不起，终于成道，“百花齐放，鸟兽齐鸣，人天欢喜，大地震动”，悟得“无上正等正觉”。

他有释迦牟尼做榜样，成佛的欲望更加强烈，在教授的鼓励下，他日夜钻研在佛学院的图书馆里，研究佛经，搜寻资料，与同学相持问难，参悟佛陀的太子诞生、出家、修行、成道、涅槃的因缘，他深深地期许自己将来成为佛门的法器，他要做大法师，在善男信女的头面礼足中布施佛法。

佛学院的学生高人一等，他们日常作息，除早晚课外，偶尔帮信众修福，在院长率领下，参加度亡法会，与善男信女结缘。因为同学都是各个寺庙推派来深造的和尚，将来都要继承住持的衣钵，有了佛法的包装，他们对经义的理解，佛迹的熟悉、诵经、打坐、听法都有言之成理的一套，比一般寺庙的和尚自然不同，佛法知识使他们神通广大。

大股忍不住有些沾沾自喜，加上教课的老师都是望重国内的诸山长老和佛教学者，浸淫佛学知识，无形中助长他继续深造的决心，他想到佛教的根据地印度留学，像法显和玄奘大师一样。每次他看见寺庙供奉的吉祥天女，印度神秘的美吸引着他，比庄严的佛相更有活生生的真实感，有温暖的体温。

他以第一名从佛学院毕业，经过院长教授的奔走，圣空师父的支持，他顺利地到印度的泰戈尔大学读书。一个人身无长物，只身在外，有说不出的兴奋，也有说不出的孤单。他在释迦牟尼和迦叶尊者拈花微笑的国度里，寻访那一朵禅宗的花，禅宗的微笑。

他想起达摩从印度来到中国，要寻找一个不惑的人。他出身卑微的乩童，到印度求法，每次上课，教室就在户外，一块黑板的树下，师生围坐听讲，缤纷落英四处飘逸，香气袭人，莫非佛陀讲法时便是如此？在大自然的教室里，每棵花草树木都是老师，都栩栩如生地说法，没有好人没有坏人，没有忧愁烦闷，玩笑对答是多么自然的事，他求法而忘法，因为法在其中。

印度的野地没有场面，印度人相信生儿育女，敬奉神明，平

安快乐是一生最重要的事，他们乐天知命，一代一代各尽本分，相信轮回的生命，春天会再来，花会再开，一点无惧死亡。

有一回他参加特别的禅修，一位信徒发愿死后把身体奉献给出家僧侣，深山中尸体放在中央，僧侣结帐篷在四周修不净观白骨观。尸体从腐烂恶臭，逐日化成白骨，日晒雨淋，又从白骨成灰，变成尘土，一无所有。死亡的变化使人生不再值得留念，像印度燠热的天气，印度人渴饮息树，解脱在树荫下、清泉旁是唯一的快乐。所以印度人喜欢水，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，都创造出水泉、花园、澡堂，让身心安息。

八年时间，大股完成了学业，荣获泰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，载誉归来，他的苦读成功，第一位在国外拿到博士的和尚，报章杂志传播一时，连政府要人，诸山长老，善男信女都比他是玄奘第二，争相与他合影留念，他们指望他能重新燃起教界的新生命。

他回到圣空师父的白云寺，名誉没有令他昏头，他伫足在寺外的石阶旁，夕阳中钟声传来，晚课后圣空师父慈祥地看着他，领他在佛陀和祖师前上香叩拜，什么话都没有说的要他早些休息。

当天晚上，幽冥钟声从小庭院的楼梯处传来，以前他曾扶着窄狭楼梯，半夜摸黑的去撞钟，钟前有一尊地藏菩萨，菩萨跏趺而坐，低眉闭目，神色慈祥，前面点一盏小灯，灯光幽微，寒气逼人。每次撞钟他都有些害怕，一直念：“一切胎生、卵生、湿生，从虚空来，还归虚空，往生再世，皆当欢喜，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念着念着，好像地藏菩萨对他微笑，他才不怕。

事隔多年，再听到钟声，日光照进寮房，白底相框的墙壁，万籁俱寂，一切莫名的熟悉，又仿佛素昧平生，他在有些疑惑的心情中睡去。

醒来的时候，他错过了早课，响板声传来，是寺里用膳的时刻。天空淡淡的，饭后圣空师父当众说将住持的责任交托给他，他在佛祖前受了衣钵，开始掌理寺务。不久圣空法师以八十高龄

圆寂，临死前教他去园里摘一朵白色莲花，要大股插在他的牌位前，枯了也不要拿掉，直到花束倾倒下去。

大股接掌寺务，因为寺产无虞，信众发心，他全力拓展弘扬佛法的工作。短短一年，他打开佛教界“闭关自守”的局面，第一个开办佛学研究所，吸收大专毕业的佛教徒，他利用白云寺教授禅法，将寺庙后的山坡土地，搭盖成十方丛林，接引工商业社会饱受压力的信徒。他也积极地募集基金，成立电视电台弘法中心，鼓励全省信众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没有钱、没有力的人出欢喜心，用佛法的功德，达到诵经超度的目的。

为了众生往生，他打出“立刻开悟，一生解脱”的旗号，他四处讲经，主持法会，受到各地信众的热烈欢迎，跟随他出家的信徒，成了他有力的弘法队伍。他讲经平易近人，不哗众取宠，有根有据，他又擅长比喻，加上他在家乡当乩童的一段经历，更加使他懂得乡知愚妇的心理，他多年的佛教洗礼，也使他自然亲切，谈笑风生，不像传统法师那样严肃。

无相法师获得门生弟子和信众的拥护，他将平平无奇的佛理，引人入胜的导入向善。他强调修行的重要，他教他们初步的打坐修行方法，使他们将心中深锁的铁门打开，表情从本然变成接纳的喜悦，大股弘法的魅力像冬天的太阳，一下子令所有的人热络起来。

3 长久出家的无情，大股上报佛恩，下化众生，他洁净无着的脸孔像一身衲衣，除了眼镜后咄咄逼人的目光外，他像一片无垢的菩提树叶，令人喜爱却无法攀缘。

他特地从印度请了一尊吉祥天女，放在他的方丈室日夜供奉，每次捻香，他默默注视天女玲珑的曲线，像天女散花的千山万水，摇起他一些联想，像印度少女的红痣，在额上衬着光彩。

留学印度时，他心无旁骛地追求智慧，但八年飘泊，难耐的异乡寂寞，坚持到最后一年，他差点放弃了学业，和一名印度的女子结婚。

她对这位来自东方中国的僧侣，本来抱着好奇的态度，同学上课，他陌生腼腆地保持沉默，和长于辩论的印度学生相比，分外的有些安静，她热心地当他的向导，邀请大股参加他们的活动，带他去她的故乡参观。

沉谧的心一日打开，他们一见如故，有共同的追求和热爱，为了大股出家人的身份，他们交往的脚步很慢，一点不心急。

日久生情，大股不再安于旅途的孤寂，他一安静就浮现印度少女的微笑与袭人的香味，初生男性的爱像小蛇一样，在他夜梦中游了出来，他变得焦躁，为情所困，有些恨自己没有现实的条件。除了母亲，他一生没有第二个女人，印度少女使他不能选择自己，他必须全部将自己隐藏。

爱情像绵长、曲折的故事，一点爱意仿佛着墨的缤纷，将他泛水的心版染开，不由重新擦拭。印度少女深黑的又大又亮的眼睛，飘逸动人的长发，红润饱满的脸色，深沉柔媚的声音，那么惊天动地震撼了他，征服了他。想起他一山翻过一山，一水涉

过一水地修道，所有的悲观浮沉，仿佛突然他变成冒牌的出家人，他慌忙闪躲脑袋的悬念，却把自己推入无可比拟的深渊。

半夜惊醒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像僧寺的幽冥钟，一次又一次撞击着他的恐惧。

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地离开印度，没有和印度少女告别，他对自己苦笑，他离不开佛，他心甘情愿在他的掌心里，他不能违背。

回国以来，他全心在弘法上忘了自己，只有默拜吉祥天女时，有些不一样，他好像回到印度少女身边，在清幽的林间，见她妩媚的身影，飘逸的衣饰，俏弱的姿容，加上稀疏的金色阳光，她使他一切的疲惫得以休息。

也许，再美好的聚会，也有分离的一刻。

大股只有在吉祥天女前，真正地和自己在一起，人群远远地离去，众生的赞颂，温暖不了他单薄的牵挂。

直到他遇到“了尘”。

他听完了她坎坷的一生，他劝阻她出家的念头，要她安心地回去做两个孩子的好母亲，她公务员丈夫的好妻子，在没有竭尽心力之前，她出家是逃避自己。他甚至拒绝她带发修行的期望，他拒绝她一心一意的服侍，只允许她一星期一次的亲近师父，听他讲经拜佛，连坐禅都不许参加。

“了尘”是她自己取的法号，大股接受了它。

在熙攘的信众中，了尘总是默默坐在角落，她穿着素净，面孔姣好，不像两个孩子的妇人，他一开始就注意到她，每次听经，她两眼期盼得像要挤出眼泪，但大股的眼光扫向她的座位时，她却慌张地低头，低得不能再低，使素净平淡的身子消失隐藏，使人无视她的存在。

寺院的结缘，施主的应答使大股疲惫，周旋在不同的善男信女当中，每位施主都不能得罪，连一些勉强也不能，他们是大菩